

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

## 第一回 薛仁貴奉日進京城 李道宗設計害忠良

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  
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  
幾度夕陽紅。  
白髮漁樵江諸上，慣看秋月春風。  
一壺濁酒喜相逢，古今多少事，  
都付笑談中。

這是《三國演義》中的一首開篇古詞。借用這篇詞句，引出評書一段。說的是大唐朝第二個皇上李世民在位，西域突然發生了戰爭，吐魯番國的國王吾力布，起大兵三十萬，侵犯到天水關，殺人放火肆意搶掠。警報傳到長安，貞觀天子李世民衝衝大怒，決定御駕親征，點皂袍大將尉遲恭為元帥，率領精兵五十萬，戰將上千員，趕奔西域。經過十二年的浴血奮戰，終於平定了吐魯番之亂，李世民奏凱班師，天下太平。通過這次大戰，皇上發現了一個本領出眾、武藝高強、屢立奇功的難得人才，這就是白袍大將薛禮薛仁貴。薛禮是山西絳州龍門縣人，在西域戰場上，他曾三次救駕，大鬧樓蘭城，戰挑吾力布，立下不世之功，李世民為了表彰薛仁貴的功勞，破格提升，晉封他為平西王。按唐朝的規定，封王位多是李姓皇族，大臣沒有特殊的功勳是不能封王的，而這次不但加封了薛仁貴，就連他的兩位夫人柳英春、樊金定也被封為一品誥命。當時提起薛仁貴的名字，真是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。李世民刷下聖旨，撥國庫白銀一百萬兩，在薛仁貴的家鄉修造平西王府。其他從徵有功人員各有封賞，不必細表。

單表薛禮衣錦還鄉，與家人團聚，過了幾年幸福日子。但也有美中不足之處。薛仁貴本有一男一女，俱是柳氏所生，男孩子叫薛丁山，女孩子叫薛金蓮，據說薛丁山在六歲那年突然失蹤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如果薛丁山要在眼前，一家人該有多高興啊。每當想到這一點，薛仁貴不免唉聲歎氣，兩位夫人也愁眉不展。好在年頭一多，對兒子的思念逐漸淡薄了。

再說唐天子李世民，穩坐長安，刀槍入庫，馬放南山，四海昇平，心中喜悅，每當想起在西域的十二年，不由得一陣高興，一陣後怕。在那刀光劍影之中，朕幾次身遭危難，是薛仁貴護性命闖重圍把朕解救出來，薛仁貴真是朕的救命恩人哪。在這次平定西域的戰爭中，要沒有薛仁貴，還不知道是個什麼結局呢！想到這些，李世民可就吃喝不下，坐臥不安了。長孫皇后看出皇上有心事，就問道：「陛下，您有什麼發愁的事情不成？」，「哎，卿有所不知。朕想一個人啊。」，「您想誰呀？」，「想那薛禮薛愛卿呀！你不知道，在西域戰場上，要沒有薛仁貴焉有孤的命在，你我夫妻也沒有今日了。」長孫皇后樂道：「陛下，這有何難，薛禮就在山西，您傳一道旨意把他宣入京中，陪王伴駕，也就是了。」，「朕也是這麼想的。」貞觀天子馬上刷下一道聖旨，詔薛仁貴進京陛見。

旨意傳下，宣旨官身背聖旨，晝夜兼程趕到龍門縣。這一天平西王正在府中高坐，突然門官傳稟：「聖旨到！」薛仁貴聞聽吃了一驚，馬上更換朝服，設擺香案，到府門外迎接，把宣旨官接進府中，開讀了聖旨，薛仁貴聽完了，心才放下，趕忙叩頭謝恩：「臣領旨，願吾皇萬歲萬歲！」把聖旨供奉好，然後招待宣旨官。宣旨官笑著說：「陛下想您都快想出病了。這次召您進京陪王伴駕，估計日子少不了。您要早起點身。」，「好吧。」薛仁貴讓宣旨官先進京復旨，然後自己打點行裝起身。一家人歡天喜地，忙忙碌碌，一邊為平西王準備行裝，一邊設酒餞行。薛仁貴選良辰擇吉日，告別家人，帶著二十四名親兵，離開龍門縣趕奔京城長安。

路上無話。這一日進了長安，來在大街之上，薛仁貴想起當年皇上親自為自己帽插金花在長安城誇官的情景，也不免一陣感歎，皇上是有道明君，我也十分想念聖上，我們君臣馬上就可以見面了。心急只嫌馬慢。薛仁貴正往前行走，突然被人攔住了馬頭。平西王問目觀瞧，原來正行走在荷花大街，馬前站著一位王官。此人施禮問道：「請問，您是平西王嗎？」，「然也。你是什麼人？」，「回王駕千歲的話，小人乃是成親王府的王官，奉我家王爺所差，從早晨候您到現在了，王爺請您到府中小坐。」薛仁貴聞聽此言不覺一愣。成親王是誰呀？就是當今皇上李世民的親叔叔，名字叫李道宗。自唐高祖駕崩以後，皇族中就數李道宗的輩分長了，他現在好比一國的太上皇。薛仁貴心想：在我誇官的時候，曾到各府去拜會，也曾到過成親王府，可惜他老人家不在府內，故此沒有見著，今天能夠拜會一下成親王，也是一件好事。薛仁貴想罷，點頭說道：「我正要給成親王問安呢，爾在頭前帶路。」，「是。」時間不大，薛仁貴來到了成親王府。

這座王府與一般官員的府第可大不相同，牆高院大，金頂朱戶，畫閣雕樑，十分氣派。薛仁貴在下馬石前跳下白龍馬，擲了擲身上的塵土，在府門外等候。王官進府送信兒。一會兒，就聽朗朗笑聲伴隨著腳步聲傳出府門：「哈哈！薛愛卿在哪裡？都把本王想壞嘍！」緊跟著府門大開，幾十名王官和太監分列左右，中間閃出一位老者。薛仁貴偷眼觀瞧，見此人身高九尺掛零，體格健壯，雖然鬚髮斑白，可精神矍鑠，步履矯健，面如油粉，兩道蒼眉，大眼睛耷拉著眼角，獅子鼻，菱角口，頭帶七寶盤龍冠，身披滾龍赭黃袍，腰束珍珠絲鸞帶，滿面堆笑，來到薛禮跟前。薛仁貴一看，甬問，此人就是成親王了。平西王趕緊撩衣服跪倒在地：「王駕千歲在上，臣薛禮參見千歲，千千歲！」李道宗用雙手相攙：「薛愛卿免禮平身，請起，請起。」李道宗拉著薛仁貴的手，顯得十分親熱：「說起來，真是可惜得很哪！我聽說你到我府裡來過，正趕上本王出京辦事，你我沒能見著，把老夫後悔死了。你是我們大唐朝的擎天白玉柱、架海紫金梁啊！本王早就想見到你，總算今天把你盼來了，故此老夫才派人前去接你。來來來，快跟我到府中一敘。」薛禮稍愣了一下：「王駕，薛禮此次進京是奉聖旨而來，萬歲還等著臣呢。我怕耽誤了工夫犯下欺君之罪。依臣之見，等見過聖駕之後，再到府中給您老人家問安，您看如何？」成親王連連搖頭道：「不必了。你還不清楚呢，其實皇上的心思，都在老夫肚子裡裝著呢！這次宣你進京，就是老夫給他出的主意。再者說，我是他皇叔，我把你留在府裡，他還能責怪不成？等會兒老夫派人給皇上送個信，讓他稍候一時也就是了。來來來，快隨本王進府！」薛禮一想，成親王說得也有道理，又見他出於至誠，只得點頭應允，這才跟著李道宗走進王府，來到銀安殿。成親王拉著平西王，這個親熱勁兒就甬提了，薛禮也感到十分溫暖。時間不大，酒宴擺上來了，薛禮一看，趕緊說：「王爺，臣能不能改日再來！我心裡著急，待見過聖駕再來討擾。」，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囉！方才本三不是對你說過了嗎？你不必擔心，我已派人給皇上送了信啦，等咱們吃喝完畢，老夫陪你進宮，皇上要怪讓他怪我好了。」薛禮是個忠厚人，讓李道宗勸得實在沒法了，這才入席。宴席上玉液瓊漿，山珍海味，山中走獸雲中雁，陸地牛羊海底鮮，猴頭燕窩沙魚翅，以及外國進貢的好吃喝，希奇古怪，連名字都叫不出來。李道宗頻頻相讓，把薛禮鬧得手腳都沒地方放了，因為人家是君，自己是臣呀。李道宗可不拘小節，一邊讓酒一邊說：「仁貴呀，你可別拿我當外人。老夫是個直腸子的人，愛說愛笑，有什麼咱們就說什麼，想吃什麼你就吃什麼，乾萬可別拘束。」，「多謝王爺。」，「噯，別客氣。老夫聽皇上說了，你為大唐朝立下了血汗戰功，曾經百日雙救駕，這功勞太大了。老夫常對人說，我們之所以有今天，能安安穩穩在這兒坐著，多虧了你呀！飲水思源，大唐朝的臣民們能不感謝你嗎？來，咱們乾了這杯。」薛禮無奈，只好把酒杯端起來說：「王爺，臣還得見駕，是不是少喝點。」，「你喝吧，沒事兒，乾！」薛禮只得把這一杯酒飲乾。李道宗又給他斟上第二杯，非逼著平西王再乾了。薛禮見無法推辭，只得把這第二杯酒也喝了下去。李道宗趕忙又給滿上第三杯。哪知這三杯酒剛一下肚，薛仁貴瞅著房子直轉

個兒，成親王變成了六個腦袋，一陣天旋地轉，痛苦難當。薛禮想：「喝酒我雖不能說是海量，可也不至於三杯酒就這樣啊，這是怎麼了？」他剛想起身，突然眼前一黑，「撲通」摔倒在地，手中的酒杯打了個粉碎，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了。

李道宗一見薛仁貴摔倒，站起身來喚道：「仁貴，平西王，你醒醒，你怎麼啦？」任憑他怎麼叫，薛禮毫無反應。李道宗把鬍鬚一攏，冷笑道：「嘿嘿，薛禮，薛白袍，你做夢也不會想到能有今日吧！來呀！」事先埋伏在兩旁的刀斧手，嘩——從兩廊下、屏風後闖了出來，各拿刀劍，把整個銀安殿給包圍了。李道宗惡狠狠地說：「把薛仁貴亂刀分屍。」，「喳！」這些人各掄刀槍，往上就闖。突然聽見屏風後面有個女人說話：「王爺，等一等！」李道宗回頭一看，但見幾名宮女攙著一個美人，顛巍巍來到銀安殿。這正是他的第九位王妃張美人。張美人今年十九歲，在成親王面前最為得寵，說一不二，她叫李道宗跪著，李道宗就不敢站著，因為他倆的年齡懸殊太大了。成親王把她愛如珍寶一般。「夫人，你怎麼來了？」，「王爺，我聽說薛仁貴到了。」，「這不是嘛。」張美人低頭看了看，忙問道：「他就是薛禮？」，「對呀，他就是你最恨的那個人。」，「是嗎？」張美人說著，像瘋了似地，往前一闖，從成親王腰上拔出寶劍，撲到薛仁貴面前，把劍一舉，就要下毒手。

李道宗為什麼要害薛仁貴呢？書中代言：事情就壞在張美人身上。張美人的父親張士貴，也是唐初的一員大將，但此人一向跟瓦崗英雄不和，認為秦瓊、程咬金等都是響馬出身，遇上了好運氣，才當了大官，這幫人是拆了茅房蓋樓——臭底。我張士貴是名門之後，文武全才，為國家也立過大功，還沒有你們的官大，實在叫人不服。在徵討西域時，張士貴奉旨到山西招軍，當了招兵總管，正趕上薛禮前去投軍。張士貴親自檢查他的武功，薛仁貴練了幾趟大朝，舞動起來風雨不透。一問薛仁貴的志向，薛禮說：「我願為國家出力報效，也要像瓦崗英雄那樣為大唐盡忠。」張士貴一聽這話極為反感，心想，如果把薛仁貴收下，早晚他也是程咬金、秦瓊的人，我從心眼兒裡就瞧不慣他們。因此他找了個碴兒：「本總管叫張士貴，你叫薛仁貴，衝撞了我的官諱，這還了得！」不容分說，把薛仁貴亂棒趕出軍營。然而薛仁貴並沒死心，後來他結識了周青、薛顯圖、周文、周武、李慶先、李慶洪、姜欣本、姜欣霸，九個人結義為兄弟，帶著五百嘍囉兵二次投軍，張士貴收下了周青等人，以薛仁貴「穿白掛素，主軍中不利」為借口，又用亂棍趕出軍營。薛仁貴滿腔壯志，無法為國報效，心懷悲憤，無處訴說。後來他打虎救了魯國公程咬金，程咬金問他：「國家正在用人之際，你這麼高的武藝，怎麼不給國家出力報效呢？」薛仁貴沒敢說張士貴那些事，他怕官官相護啊，只是說：「我去投軍怕人家不要。」，「誰敢說不要？他要不收你，你就提我，我叫我程咬金。」說著他抽出一支鑿有自己名字的雕翎箭來，交給薛仁貴，讓他以此為憑前去投軍。薛仁貴三次來到唐營，張士貴一看沒辦法了，這才將薛仁貴收下，但他又編了一套詞，對薛仁貴說：「我為何不收你呢？這是為你好啊！因為皇上做了個夢，夢見一位白袍小將白馬銀戟，要奪他的江山，皇上心裡犯忌諱，秘密傳下一道聖旨，凡是遇有這種相貌的，就地處決。我看你是個好孩子，不忍心要你的命，所以兩次把你攆走，可你還挺硬，現在又拿著魯國公的箭來啦，怎麼辦呢？你最好隱姓埋名，不要露面，等以後有了機會，你立了戰功，皇上一高興，興許就沒事了。」薛仁貴深信不疑，千恩萬謝。張士貴把他放在先鋒營月字號第八棚，當了個鋤草喂馬的伙頭兵。到了戰鬥緊張時刻，張士貴就叫薛仁貴出馬，殺了敵將，還去當伙頭兵。張士貴有個姑爺叫何宗顯，也是白袍銀戟，但武藝平常，薛仁貴立下的戰功，都被記到了何宗顯的功勞簿上。後來元帥尉遲恭查出了真相，李世民親自御審，薛仁貴細細講說了經過，皇上十分惱怒，說張士貴「蒙君作弊，為國擋賢，陷害忠良」，犯下不赦之罪，當時將張士貴鎖拿監監，戰爭結束後，經刑部審理，張士貴被全家抄斬。張美人就是在張士貴被扣押期間嫁給李道宗的。由於李道宗出面向皇上求情，她才沒有被斬。自那以後，張美人一邊在李道宗面前賣弄風騷，儘量取得李道宗的歡心，一邊哭哭啼啼，要他給老張家報仇。起初李道宗還不同意，說：「這件事決不能辦。薛仁貴是國家的忠臣，為大唐朝立下了血汗戰功。他居官不傲，品行端正，憑什麼殺人家？你爹被斬，是他蒙君作弊，罪有應得。」張美人一聽，便撓破粉面，裝瘋賣傻地天天哭。這一下可揪了成親王的心肝了，他怕把張美人哭壞了，只得勸解道：「要害平西王，也得遇到機會，急了不行，弄不好還得把我這老命給搭上。」時間一長，李道宗就完全聽張美人的了。他們把總管太監張仁找來商量辦法。張仁是隨張美人一塊兒過府來的，這人一肚子壞水，專門出損道兒。他們三人共同商定了一個壞主意，又偏巧趕上李世民宣薛仁貴進京。成親王得到這個消息後，在府內作好了安排，馬上派人，以請客為名，把薛仁貴接進王府，酒中下了蒙汗藥，三杯酒把他灌醉。薛仁貴當時倒在地上人事不省。

張美人一看薛仁貴就在面前，滿腔仇恨，一齊湧出，抽劍就要往下砍。張仁急忙上前攔住：「娘娘千歲，不能這麼殺呀。現在眾目睽睽，沒有不透風的牆，殺完以後皇上要問，咱們以何言答對？要追查起來，你們誰也擔當不起呀。」李道宗一聽：「你說該怎麼辦呢？」，「我是有個主意，但我不敢說，說出來您也不能那麼做。如果您能那麼辦，薛仁貴是准死無疑。」李道宗、張美人一齊說道：「只要你的主意好，我必定重重賞你。」張仁把小眼一轉悠：「王爺，要辦好此事，第一，現在在場的親兵、宮女一個不能留，以免走漏風聲；第二，您去求告翠雲公主，要公主同意，把薛仁貴放在公主的鳳床上，然後讓公主撓破粉面，撕破衣服，抓亂頭髮，赴奔皇宮去告御狀，告薛仁貴吃酒帶醉，醉闖翠雲宮，要強行無禮。王爺，只要公主給您說話，就算大功告成了，薛仁貴就犯下了抄家滅門之罪了，要他以薛家滿門抵償張家。」，「呸！你這出的是什麼餽主意。我就這麼一個姑娘，聰明賢惠，為人正直，能幹這事嗎？你真是個混蛋東西，給我滾出去。」，「是是。剛才我就說了，您肯定不會答應，答應了也不能做，這何苦來呢。」張美人一聽：「王爺，你是要我，還是要薛仁貴？」，「當然是要你了，不然我能把薛仁貴騙進府裡來嗎。」，「既然如此，你就跟女兒商量商量，萬一她要答應了，這仇不就報了嘛。」，「這丫頭你是知道的，性情剛烈，這種事她怎麼能答應呢。」，「您就試試看吧。」，「哎！造孽呀，都是為了你。好，我去試試看。她要答應了，就這麼辦；不答應呢，咱另想對策。要實在不行，乾脆把薛仁貴給放了得了。」，「您還是試試看吧。」李道宗現在是騎虎難下，只好聽任張仁、張美人的擺佈。他先把在前廳的刀斧手及太監、宮女等，全集中在一個屋裡，說是讓他們吃酒，而酒菜裡頭都放了毒藥，把這些人全害死了。然後李道宗在前，張仁背著薛仁貴在後，趕奔翠雲宮。

翠雲宮就在王府的後面。翠雲公主是李道宗唯一的女兒。這個公主不但性情剛烈，而且十分賢惠，在李世民看來，是可親可敬的妹子。李世民和她感情很好，常把她接進內宮吟詩作賦。翠雲公主不但文才好，而且長得也漂亮，今年已經二十五歲啦，雖然外國使臣前來提親的不少，但都被她拒絕了。李世民也想為她挑個合適的丈夫，但一直沒有理想的，所以耽誤到今天。現在翠雲公主帶著幾個宮女正在作畫，聽見門外有腳步之聲，宮女們開門一看，見到王爺，慌忙跪下迎接。李道宗擺手讓她們全都退下。翠雲公主一看是爹，趕緊跪倒：「女兒參見爹爹。」，「起來吧。」，「爹，您氣色怎麼不好啊？」，「你把門關上，爹跟你說兩句話。」翠雲公主聞聽此言嚇得芳心亂跳，五體不安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了。她親自關上宮門，讓爹坐下。「丫頭，我問你一句話，爹疼你不疼你？」，「您怎麼說這話，您是我親爹，沒有待我不好的地方。」，「那好。為父把你拉扯這麼大不容易，如今我活不了啦，非得女兒救我不可。丫頭，你能救我嗎？」翠雲公主嚇得撲通跪下了：「爹，您說吧，女兒願為爹爹效力，就是爬刀山，跳油鍋，我也不怕。只要有有用女兒之處，您快講吧，到底為什麼？」，「這個……」李道宗也難以出口啊，一是缺德，二是內疚，可又不能不說。最後他一狠心說道：「丫頭，爹也是沒有辦法了，我只要你說幾句話，就能把爹給救了。」，「是嗎？您說吧！」，「你知道有個薛仁貴嗎？」，「他不是平西王嗎？」，「對呀，就是他，他是爹的仇人哪，有他在，就沒有爹爹我，有我就沒有他。現在我已經把他騙進府裡，用酒灌醉，本想一刀斬之，又怕你皇兄不答應，我沒辦法才想了個主意，要你這麼這麼辦，趕到你哥哥面前去告御狀，你看如何！」

翠雲公主聽罷，吃驚地後退了幾步，顫抖著聲音：「爹爹，您……您太不對啦，想那薛仁貴乃是大唐朝的忠臣良將，在兩軍陣前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馬功勞，他有哪些不對？您辦這個事太缺德了。更不應該的是，還想讓我手上也沾上殺害薛仁貴的鮮血，您是我的親爹，怎麼能說出這種話呀！」翠雲公主說罷放聲痛哭。李道宗讓女兒質問得面紅耳赤，啞口無言。「女兒啊，為父這也是迫不得已啦，事已至此，怎麼辦好呢？要把他放了，放虎歸山必定傷人；把他殺了，又怕你哥哥不會答應，我這是被迫無奈，良心喪

於困地啊，你就念在父女之情，答應了吧。」，「不。請爹爹不要再說。您要是我爹，拿我當親生女兒，您就聽我的，趕快把薛仁貴放了，用解藥解救過來，向他訴說真情，賠禮認錯。我想平西王寬宏大度，您又是一國的太上皇，他決不會嫉恨於您，從今以後不再結怨，這是惟一的上策。如果爹爹不聽女兒的勸告，一意孤行，恐怕後果不堪設想。請爹爹三思。」，「住口！丫頭，你的膽子可不小啊，竟敢教訓你爹！我告訴你，我意已決，你答應了是這麼辦，不答應也是這麼辦。來呀！把薛仁貴抬進來。」，「是。」

張仁一直在門外聽他父女說話，這小子早急了。現在一聽王爺吩咐，像一隻哈巴狗似地背著薛仁貴鑽進翠雲宮，撲通一聲就把薛仁貴扔到了公主的床上。薛仁貴仍是口吐白沫，人事不省。李道宗把袖子一抖，轉身就走。翠雲公主可氣壞了。她緊走幾步，把李道宗的袖子抓住了：「爹，您這是幹什麼，難道就把此人丟在這兒不成？」，「對呀，現在你就撓破粉面，撕破衣服，趕奔皇宮，前去告狀，就算完事。如果你不答應，我就將你鎖在這個房中。」說著話轉身就走。翠雲公主實在忍無可忍，一伸手取過斗篷披在身上，急步出來。李道宗愣了：「丫頭你上哪裡去？」，「我要去告御狀。」，「你狀告哪個？」，「告你成親王！你為泄私憤，陷害國家的忠臣，連父女之情全然不顧，我要到聖上面前告你。」這一句話好似一桶冷水澆在李道宗的心頭，他一陣哆嗦，一著急，順手抄起了桌上的玉石硯台，想嚇唬嚇唬女兒。他把硯台高高舉起：「丫頭，你要敢這麼講，可休怪為父無情，再往外走我更要打你了。」到了這會兒，公主也不肯讓步：「你打吧！只要打不死我還要說。」李道宗一看沒有唬住，急上加急，一失手，「嗖」的一聲硯台飛出，這一下正打在公主的額角之上，可憐剛烈梗直的公主，吭也沒吭，便摔倒在地，被打了個萬朵桃花開，花紅腦漿進得滿地都是。李道宗見狀，也不由得痛哭失聲，把公主死屍抱在懷裡，哭得死去活來。說他不疼女兒那是假話，李道宗只有這一個孩子，咋能不疼愛呢？二十五年來，父女連嘴都沒拌過，臉沒紅過，就為了害薛仁貴才鬧到這種地步。他頓足捶胸，後悔不迭，拿腦袋直撞宮門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總管張仁進來了。「王爺，您別哭了，要哭壞貴體怎麼辦呢？現在這個事咱得趕快想辦法處理呀。」，「張仁你說吧，我現在心亂如麻，不知怎麼辦好了。這不叫害人先害己嗎？沒害了薛仁貴，先把我姑娘搭上了。」，「咳，王爺，我說句話您別生氣，這是件喜事。」，「去你娘的吧，你們家死了人是喜事？」，「王爺聽奴才說。剛才你們父女口角，奴才全聽到了，如果公主真到皇上面前訴說了真情，那麼請問王爺，您和王妃夫人還有命在嗎？現在公主一死，危險免除了，這是一。另外，公主既死，您就應栽贓薛仁貴身上，您趕緊到八寶金殿狀告薛仁貴，說他吃酒帶醉，醉闖翠雲宮，因奸不允，打死公主。有這罪名安在他的頭上，十個薛仁貴也別想活了。薛仁貴一死，王妃夫人的大仇一報，她就會百般地順從您，您也可高興高興，難道說這不是一喜嗎？」，「這個嗎，嗯，事到如今，也只有如此了。」李道宗又叫來張美人，三人仔細商議一番，由張仁製造現場，誠令府內人等不得洩露真情。成親王滿臉淚花，在府門外上了車轎，趕奔皇宮告狀去了。

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說貞觀天子李世民，為了接待薛仁貴，前些天就傳下聖旨，把金亭館驛重新進行了粉刷，佈置得富麗堂皇，御膳房也作了調整。長孫皇后還讓宮娥、太監把御花園點綴一新，整個皇宮就好像歡慶盛大節日一般。李世民派出多路探馬，隨時報告薛仁貴的消息。當他聽說薛仁貴已經進了長安，真是高興得不知幹什麼好了，心想時間不大，君臣就可以見面了。為此，他換了一身新衣服，在宮內背著手轉來轉去，就等著薛仁貴進宮。但是左等不來，右等不見，李世民有點起急，心想既已進京，城內路又不遠，為何還不見面？派太監出去打探。太監回報：「陛下萬安。奴才打探明白，平西王被成親王接到府內去了。」李世民一聽滿意地點點頭。為啥呢？因為皇上也是個孝子，自他父親李淵下世以後，李世民就拿他叔叔李道宗當做父親看待，薛仁貴進京能先去看望皇叔，他咋會不高興呢！皇上就耐心地等著。一直等到掌燈了，還不見薛仁貴到來，他想吃飯也該吃完了，為啥還不來呢？李世民正準備派人去看，李道宗來了。

成親王沒到宮裡，悲哀的哭聲就傳進來了，只見他哭得像淚人一般。「萬歲，您給老臣作主哇啊！」李世民大吃一驚，親手把成親王攙起來，讓太監搬來金交椅，扶成親王坐下。「皇叔，您怎麼了？因何哭成這個樣子，有什麼冤屈，快對朕講來。」，「哎呀萬歲，你那妹妹翠雲公主死了哇啊！」，「啊？！昨天朕還見著她了，怎麼就死了？難道得了暴病不成？」，「沒災沒病，是被人打死的。」，「誰？」，「薛仁貴。」

這一句話，李世民就好像換了當頭一棒，癱在龍椅上起不來了。「皇叔你是不是說錯了，此事萬不可能啊！」，「陛下，此事為巨親眼目睹，決無錯處。經過是這樣：陛下喜愛薛禮，召他進京陪王伴駕，老臣也很高興，認為他是我們大唐朝的柱石，便想利用薛禮進京的機會和他親近親近。為了接待薛仁貴，臣花費了無數的金銀，置辦了上等酒席，就連萬歲賞賜臣的御酒，也給他拿出來了。哪知那薛仁貴入伍出身沒見過世面，酒席宴前，貪杯過多，看著臣的宮殿華麗，定讓臣陪他轉一圈觀賞觀賞。老臣敬重他是個功臣，不好拒絕，便陪他在府裡轉悠，後來到了翠雲宮。他問我這是什麼地方，我說這是翠雲公主的寢宮，他非要進去看看，臣沒有辦法，只得把公主喚出來與他相見，哪知道薛仁貴是個偽君子，人面獸心的東西，平時一本正經，酒後露了原形，見公主容顏美貌，他動了淫心，要求公主陪他吟詩作賦。臣識他不透，又礙於他是陛下的重臣，也就應允了。偏趕上臣有一點小事要到前廳去一趟，因此離開翠雲宮。就是頃刻之工，臣聽到公主喊叫不迭，急轉身回到翠雲宮一看，哎喲，就別提了，那薛禮把你妹子樓在懷中，正在強行無禮。公主拼命掙扎，又哭又叫，薛仁貴惱羞成怒，一伸手拿起桌上硯台叭的一聲就把公主打死了。陛下給老臣作主啊！」李世民聽罷，兩眼往上一翻，就背過氣去了。這一下宮中大亂，皇后、嬪妃、宮女、太監連聲呼喚，捶打前心，摩挲後背，好半天，唐王才緩過氣來。李世民定了定神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事不能啊。我與薛仁貴相處多年，他的人品我心中有數，怎能幹出這種事情？即便色膽包天，頭一次見面，也不敢強行無禮啊！況且是在王府之內，眾目睽睽，他怎敢如此放肆？」皇上對成親王的話是半信半疑。

為了把事情弄清，李世民決定親自到現場觀看。李道宗頭前引路，皇上坐上肩輿，趕奔成親王府，由便門來到翠雲宮。李世民來到翠雲公主寢宮門口，閃二日往裡觀看，只見薛仁貴仰臥床上，一隻手耷拉在床下，兩條腿伸著，口吐白沫，酒氣熏人，呼嚕呼嚕地睡著哪。再往地下一看，一具死屍橫臥門口，臉上血肉模糊，腦漿迸流，濺得門上、桌上、地下都是，此人正是翠雲公主。死屍的旁邊，有個雕花的玉石大硯台，上面沾滿了血跡。李世民到了此時不由不信，他把腳一蹶，用手點指：「薛仁貴呀薛仁貴！朕只說你是個大唐朝的棟樑，人品端正，沒想到你是個人面獸心的豺狼，做出這等之事，朕豈能容饒？」他把龍袍一抖，轉回皇宮，傳旨升殿。

朝房內鐘鼓一響，在京文武無不納悶兒：天到這般時候聖上還要升殿，不知有何軍國要事商議？一個個不敢怠慢，端帶撩袍，趕奔八寶金殿，站到品級台下。眾大臣朝賀已畢，分立兩廂。人們偷眼觀瞧，見皇上滿面怒容，不由得一陣緊張。李世民往左右看了看：「各位愛卿，朕把卿等召來有一事聲明，平西王薛仁貴犯下了不赦之罪，朕要將他開刀問斬！」